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龠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畿輔通志卷一百七

碑

元

大學士竇公神道碑　　王磐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十有二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竇公以疾薨於京師訃聞上深悼惜賻恤其家甚厚皇太子送楮幣二千緡以供葬事以是年十一

月庚戌日葬於廣平府肥鄉縣興教鄉之先塋皇太子令旨命翰林學士王磐定撰碑文磐謹按行狀公諱傑字漢卿世為廣平府肥鄉縣人其先出漢大司空融世代綿遠無譜牒可徵不能紀其世次遠近曾祖亨值金正隆間料民為兵以丁力富强被選為簽軍之家鄉人遂以簽軍目之祖榮父思隱德不耀公幼好學善讀儒書叔祖旺為郡功曹掾充執事權家門榮潤亦欲使公改業公曰趨近利而棄遠圖非計

也不若仍舊卒不改年二十值國朝兵南下親屬亡
沒家業蕩盡惟餘一身暮夜潛出收親屬之可識者
埋瘞訖即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居三年有清流河
醫者王氏妻以其女且授公以方脉之術公由是生
理贍足乎昔義理之學得所養而日進及河南破又
喪其家由陳走蔡由蔡渡淮至德安府孝感縣令謝
憲子者一見如故交遂館於其家日相與講明伊洛
程張義理之學比之在北方時又益精切矣會朝命

招收三教公應募北來遂得復歸鄉里更其舊名曰
默字子聲鄉人問學者接踵道譽益重是時上在潛
邸聞其賢將名之使者持教令至恐公韜晦先使公
之友人以私意往見使者微服躡其後公不得已乃
出拜命有司即日齋遣就道既至入見上問以治道
公首以三綱五常對遂大稱旨一日三召或至夜分
不寢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因問今之明治道者為誰公

以姚樞對即日遣使名之壬子冬上命公往諸齊諾
河拜見太后賜之貂帽貂裘靴襪稱是既至太后問
汝為何等人公以孔門弟子為對乃命之坐賜之酒
食顧遇之禮甚厚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上將
往征大理以玉帶鉤賜公且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
人被服為宜太子見我所賜物如見我矣公留數年
請南還上命大名順德兩處各給第宅及土田婢僕
歲時衣服庚申歲上登寶位首召公至上都問曰朕

欲求一人如魏徵者可得否公對犯顔諫諍剛毅不撓許衡即其人也若識深慮遠有宰相才可大用者則萬户史天澤即其人也不數日拜天澤為左丞相授公太子太傅公固辭曰東宮未正位號臣何敢先受師傅之名且臣才學空疎不稱重望五辭乃得免改授翰林侍講學士王文統拜平章政事上頗委注公奏文統乃機謀權詭之士不可大用一日當上前面斥之曰此人學術不正他日必為天下禍是歲冬

公以疾歸家明年文統敗上追憶公言嘗謂侍臣曰
朕訪求賢士幾三十年惟得竇漢卿李肰元二人又
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始爲完人
遂遣使召公還京師益被信遇賜之宅第月給俸廩
國有大政輒以咨訪公又奏言三代之有天下所以
風俗純厚歴數常久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
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養之以立風化之本於
是拜許衡爲國子祭酒至元十一年遷嘉議大夫職

如故公年老不視事家居養疾上數遣使候門以珍
玩枕杖名果異味賜之東宮禮儀又有加焉十七年
又遷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竟不起享年八十有
五公前娶兩王氏皆早卒再娶夫人賈氏出曹南大
家慈惠賢淑治家有法次室王氏柴氏子男一人曰
履令為奉訓大夫中書吏部郎中挺特有父風女三
人長適中順大夫淮西道宣慰副使劉執中次適金
紫光禄大夫太保叅領中書省事劉秉忠其季適承

直郎大名路總管府判官劉珪銘曰紀元中統運屬
昌辰九重淵默側席幽人惟時賁公樂道安閒潛身
丘壑混跡塵寰徵車召至入見金鑾置之左右日接
話言宮師嚴重館學尊崇公心淡然無辱無榮政事
臧否人才進退清問所及正言不諱如鏡照形妍媸
不昧我無偏私人無怨懟公之云亡聖意哀矜念公
平生言無隱情指陳是非信而有徵勒銘豐碑百代
流聲

史丞相神道碑

王　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三十已大將自我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内立省部

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勑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獘給百官俸禄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為狥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税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路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為尚書府君生三子公其季也金大安

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君謁太師穆呼哩於軍門明年從攻北京下之太師以府君為刑部尚書鎮守其地公以府君子授五路萬户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公公奏疏以面對上嘉納之是歲秋詔公兼江淮經畧使二年春北征還以公為中書右丞相至元改元加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六年春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徃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時上聞亟遣近侍賫葡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

自吾祖父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阻行為憂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家上遣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擄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時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為震悼遣近臣致賻贈太尉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城西原特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公以元勲碩德位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

循循和易未嘗有一驕矜之色視富貴功名欿然退避此其藴藉豈尋常淺量所能窺伺哉初公乞致仕上諭曰卿奕世忠勤有功於國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官謂之達嚕噶齊府州官往往不能下惟公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兵火之餘北地民窮往往蒙古賈人借貸周嵗輒出倍息稍積則鬻妻賣子不能償謂之羔羊債公題奏令民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俞允之初公至歸德遇蒙古驅俘獲將

殺之內一俘公問爲何人曰我金人李正臣也公出
金贖署萬戶參謀河南王顯之來謁公一見留置門
下署萬戶叅議由是真定治效高於他郡兩人之力
爲多公生平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讀雖遠適
亦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
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哈塔氏皆
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胡廣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

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杷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州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沉毅龎鴻挺然異稟閒氣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鈐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恣禄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獄無歆傾謨協

宸意事合羣情黔黎忭舞思見太平公屬櫜鞬十常八九其在鈞衡蹔而非久原本脱一句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栢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蔡國公神道碑　　王磐

唐朝啟運褒鄂分封漢室開基韓彭裂土盖收攬英雄兼總知勇者古先聖王所以因天下之力以取天

下之大權也太祖聖武皇帝誕膺景命肇造皇圖德隆三代地過漢唐揆夫鷹揚虎視之臣陷陣摧鋒之將其數之多固有不可勝數者矣至於勲高當世望重五朝智勇兼全身名俱顯而又耆壽康强哀榮終始者其惟蔡國張公乎公諱柔字德剛涿州定興縣河内里人曾祖諱湊祖諱辛考諱福寛俱以農為業隱德不耀公少倜儻不羈讀書畧通大義工騎射尚氣節喜遊侠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冦蜂起公聚宗

族數千家辟西山東流堝選壯團結隊伍以自衛護遠近憚之皆莫敢犯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畧使苗道閏表其材加毅昭大將軍遥領永定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定初道閏為其副賈瑀所害瑀不自安遣使者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閏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討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名道閏

部曲會易水軍市川告以復讎之意衆因羅拜推公為長事聞遷驃騎衛上將軍中都留守兼知大興府事本路經畧使行元帥府事時年二十九方會兵討瑀而國朝兵南下入自紫荆口公帥所部逆戰於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强之公顧曰吾亦帥也有死而已植立自若敵帥壯而釋之未幾復舊職質二親於燕俾公招集故部曲公乃為教令告諭旁郡遂下雄易安保諸州賈瑀據孔山拒命自

若公率兵攻之兩月不克砦無井泉汲於山下乃斷
其汲路衆多渴死瑀竊出降公語之曰吾素不殺降
然汝罪不可貸也乃殺之取其心以祭道閏歲戊寅
徙治蒲城明年二月取完州州倅甄全慷慨就戮公
義釋之陞爲守仍命以部曲自隨祁陽曲陽二郎聞
之來降真定武仙遣藁城令劉成率衆來侵公生獲
之釋縛還由是聞者莫不畏慕深冀以北相率而自
歸者三十餘城闢地千里朝廷加公榮禄大夫河北

東西等路都元帥所部將士遷授有差公因署官吏定立教條勸民修治耒耜樹藝桑麻民始免饑寒之憂而知有生之樂丁亥春以滿城狹隘徙治保州保累經兵燹焚蕩殆盡公鳩工庀材剷除荆棘營立官府倉庫廟學市井閭閻不二三年間遂熙熙然有太平州府氣象太宗英文皇帝即位從征河南攻汴梁圍睢陽破汝南拔徐邳咸立嶲功為上所知居二歲召赴行在賜佩金虎符陞為萬户國朝之初人臣名

為萬戸為最重漢人膺此任者纔一二而已爵命之
日寵賚甚厚明年大舉伐宋每臨戰陣公常先登所
向克捷上常對衆嘉歎適河南諸道兵未有所隸乃
悉付公總之丙申歲析天下為十道沿金舊制畫界
保之屬城多為鄰道所分割閲數歲有詔特還之升
州為府賜名曰順天及賜公牧馬百疋仍賜上所乘
名馬二疋自汴京不守河防廢弛河放而南流南連
渦潁東際淮海浩渺無涯宋人恃舟楫之利頻相侵

軼朝廷以公節制諸路軍馬鎮守其地公相地形據要衝當三河之口即杞縣故治築為連城分布戰卒自是河南遂安甲寅歲詔公移鎮亳州亳去杞又數百里宋人益惴恐莫敢北向而漁乙卯歲冬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五百兩鎦根甲一襲己未歲秋扈從渡江領蒙古漢軍城白鹿磯遣將畧地南至潭州洪都庚申春班師中統二年公以老乞致仕詔允所請封安肅公以男弘畧襲其職至元三年冬十二月加授

榮禄大夫判行工部事監大都之役四年春正月進
封蔡國公五年夏六月二十五日以疾薨於京師之
私第享年七十有九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
及將士凛然如懐氷霜然施恩信厚賞罰公明旌麾
所指士爭前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功前無堅陣
初公之駐滿城也樓櫓未備麾下纔數百人恒山公
武仙以騎兵五百步卒萬餘來攻公使老弱婦女守
城卒壯士出戰逗留數日忽遣人揚言救兵至自西

山砦揚塵鼓譟其後仙軍驚潰追擊之僵尸數十里軍帀川牛顯高陽公張甫河間公仲格共合兵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為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為動開門出戰甫等皆敗走保定王子昌究狡苦戰阻水為固常為寇患公潛率鋭卒出其不意生擒之以歸賈瑀既死其黨郭有收者依山自保屢遣人招之不從公一日過其壁門立馬呼之收請退師而語公麾衆使却釋甲直前與收把臂相語收感

敵即撤備出降臨境帥布薩漳格者素與公不相得既而爲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乃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詰其主名斬首以狥其義概類如此甞語衆曰吾戰爭二十餘年殺人多矣死者寧無冤濫自今非對壘不復殺人汝曹記吾言自是卒踐其言或過他將欲有所殺者亦曲爲勸諭務全活之降人親屬散落他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後已或有求於我亦未嘗不與也曾釋家中驅口數千出爲良民

張甫牛顯伊剌仲格皆與公雠敵既没其妻子流離無所託公求得之皆厚加存恤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賣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真定史侯奏乞民間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滋孕朝廷從之遂立為定制性喜賓客門𨻶輙延引士大夫與之言笑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賙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汴京下寶貨山積公一無所顧而首取金朝實録并秘府圖書又訪

求鄉曲耆德得戶部尚書高公夔都轉運使李公特立等十餘家載之以歸其英鑑偉識度越儕輩遠矣公夫人四李氏靖氏毛氏馬氏男十二人福壽弘基明山松山弘道皆蚤卒弘畧嗣公職夫人馬氏之子也弘彥弘規弘範弘正弘慶弘毅皆登顯秩女十人皆配令族至元十年春弘畧請於朝得謚曰武康仍降旨翰林院定撰碑石文字臣磐當筆謹按行狀叙其行實而繫以銘

銘曰乾坤凝沍氷霜辰蛟蚪泥蟠𧄒不伸潛陽升騰水波援鬐鬣軒舞生風雲桓桓蔡公資禀異知勇魚全負英氣由來天意不虛生聖運昌期適相契被囚不屈紫荆山敵將義釋嘉嚴顔九重新恩復舊職旌旆還臨燕趙間抑强扶弱誅貪戾三十餘城承節制漸銷兵甲事農桑城郭熙熙太平治旣平河朔逾河防攻睢破蔡俘汴梁河南已定指吳楚渡淮浮漢淩大江破邑拔城知幾處斬將搴旗寧復數收功百戰

未足多戒殺活人深可慕公之陰德如山丘哀榮終
始封公侯銘詩彪炳鐫珠球子孫世襲傳千秋

唐帝廟碑　郝經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伯歷數之運會帝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而上黃帝以下不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化蓋取諸乾坤言生民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為三則堯為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為帝之

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伯獨出乎震而其巍巍如天也故揚雄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悄悄盖三皇以來少昊顓頊非不神聖而堯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歴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賞均刑法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徳為位公天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以傳心法以道為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為帝者之

宗一降而王又降而伯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伯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祀以為大祀而帝之祀闕然不舉漢氏或以為帝堯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內禪法堯號為神堯稱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於帝立廟乃推皐陶老子為帝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唐堯之祀忽諸德

之不逮而神之祖矣近世唯平陽故帝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存按地志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永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陰為祁水而州曰祁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堯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其東有縣曰慶都而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堯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東合於祁以是徵之蓋堯生於此始

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於此及其為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為命禋帝王不躬親致享國人與遠邇遺民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有能各即所居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順德路屬縣唐山之巔亦有廟焉歲久頹毀今郡牧葺理更新請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賛帝德而為之詩庶幾居人識所載之遺音知為唐堯氏之民焉其詩曰唐山蒼蒼唐水湯湯帝德是昌蓋恭於有

皇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莫不具來相於有奕股肱良哉謨明弼諧庶事康哉於戲前王其能忘哉載剪茅茨哉蕢土階尊酒簋貳曰蒸嘗哉享於有誠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殃哉神鑒無方哉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遯於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

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
入就學城新刱於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世祖皇
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壖垣四侵
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令都立
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
尹治日不給廟之牆屋弊壞將壓以毀講習之堂粗
完泰定三年令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
割稍入為寮寀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貲以聚財施施

于于咸樂相成建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
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
懇請於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其身不
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
至遼金燕爲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
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
聖訓諄切以德賞諭又師以櫝楚懲子弟餼焉粟肉
渴焉酒醴力焉僕役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

已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
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勳賢之裔以及宿衛
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為懿顓蒙昏庸之為耻也
而三代國學黨庠遂序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
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曁仁宗皇帝賓興大
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
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
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

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者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

傳焉而厖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
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
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
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
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
教授賈良弼正張禎祿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
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
祖薛讓譽巡監院烏德美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余

既爲言正兖郕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
銘詩不辭詩曰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㟕于日
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于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
雍峩峩璪弁之瑳濟爾象犧錡爾弦歌新宮則那舊
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枘河浮厥柏
是尋是斵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元聖儀儀元衮龍
衣衎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芹於池薦此明犧用介我
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

膴仕以媚於天子有鏗華鍾路鼓逢逢言燕於公有

翼有顒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誾誾

廼承廼宣御劇廼專虞庠連連王氏安安祇國維賢

天子萬年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膺百聖之統建萬民之

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

宗建學廟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

圖監前人成憲期底於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出焉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為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遜達爾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

郎中臣賈馴心計措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
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
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
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
修廊齋廬庖庫為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
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
鱗比通教養之區為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
之號祀以太牢贊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

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置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陛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

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
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
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為
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
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
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
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弗典於學曷
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廼

建孔廟廼經辟雍考制程材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躋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猷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廸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釐乃辟惟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

頌無斁

真定路宣聖廟碑

富珠哩翀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土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未即敘龍集丁未勅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殿廡闕黌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即祚都燕統一

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爲諸道之冠庳序閼畧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曁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曁府議倡集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壇於殿之北神厨於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梐枑循序森立瓦墁絺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思忽已基未搆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台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托歡

提其綱實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贍思狀來請志其續聊嘗貳憲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畧曰真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王公與孟軻相上下真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怪也真定者兾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唐堯以帝嚳子侯恒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真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

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窪隆天人之道至矣廼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葢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捄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遺言

貫通折衷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
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
源日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鎮股肱郡也帝
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祀先聖所以教也鎮
事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不
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
父於是乎在廼賦詩以慰鎮人士曰太行之山濤池
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濤池之滸太行之所孰今

與伍皇祖之土恒山嶙嶙濤水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濤水湯湯恒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德出潛萬方既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角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恒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宁久未今覩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户有扃肅肅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恒嶽惟士也碓順我先覺求門於牆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之元惟王之素圜冠

方儼天地之度侃侃誾誾夭夭申申如目之晌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敢爾顒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趙國董清獻公神道碑　歐陽玄

至正四年冬十二月甲子皇帝有勑賜中書右丞董守簡父趙國清獻公士珍神道碑命翰林學士歐陽玄為文臣玄欽惟世祖皇帝經營四方之初於時藁

城董氏兄弟以忠孝之門被眷顧之厚太傅忠獻公文炳總國禁旅出奮爪牙入為股肱實兼將相之器太師正獻公文忠掌國符信入託心膂出司耳目實預帷幄之謀退而家居皆能崇詩書之風勵清白之操以貽子孫故董氏身教之正家法之嚴在漢人中為第一其子踐揚臺閣為時名臣接武不絶當世文臣操筆以發其潛光者大編巨帙開卷有之臣玄按清獻公諱士珍字周卿正獻公之子也正獻公行第

八世祖視猶家人常以其行呼之清獻公行亦第八世祖命侍裕宗東宫裕宗知之亦呼以行而不名特加一小字以别其父焉清獻資表峻潔衆中頎然寡言罕笑風度凝重幼從許文正公學淹貫經史通國言善騎乗精射藝而能不衒所長與人交終日恭敬聽其論議頗簡皆當裕宗嘗解御衣賜公命公恒服公不敢褻侯侍大燕則服之職典官膳每進膳嘗以公捧之帝雖喜愠不時見公至必為改容世皇晚命

東宫裁决庶政至元十九年以公叅議樞密院事莅政未幾聽軍户康氏子死獄燭微若神老吏咸服其明斷二十三年進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公臨事敬慎而以寛厚行之府中號公長者時僧格立尚書省崇任苛暴專以錢穀羡餘罔上希賞公出典倉庾出納均平不事掊克世祖一日詔公詰之對曰臣收粟不以高概多取於民出粟不以低概少與於軍臣不為欺羡餘何從而出上大感悟遂罷賞令二十八年選

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下車風采振厲部内貪墨屏跡成宗登極名爲兵部尚書大德元年省臣議欲出公爲僉書河南江北行省事未奏太后有聞亟遣中使傳㫖中書曰董士珍青宫舊臣屢聞裕宗稱其忠厚其人宜寘近輔何爲補外因留拜吏部尚書於是銓曹稱允五年進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將之官賜鈔萬五千緡使之治裝以旌其廉浙俗豪奢請謁無禁公趨向儉素務以清静鎮定七年召拜中書

叅知政事與右丞相達罕右丞尚文等同心佐理機務大治藹然有中統至治之風焉會河東地震民多死傷命公往賑卹之公躬自存問大發屬郡藏粟以繼之食還朝大見獎異八年出為行省左丞疾作不赴退居藁城之九門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力辭武宗繼立召移江南行御史臺中丞亦不就稍聞挾書行田自樂畎畒有超然世外之趣仁宗初立用故事起諸老成會議大夫强公起應詔俄拜河南江北行

省左丞適淮東鹽法積獘特詔公往治之皇慶二年
漢人中執法員闕仁宗與臺臣謀其人既而曰方今
無以踰董士珍者驛召公還比入見趨臺臺中有所
按劾或不得旨至三覆奏必俞允乃退仁宗天表英
毅侍臣見公執奏不已相顧動色公屹然不回上輒
嘆曰董中丞直人也嘗一日論事榻前不合旨意進
曰臣等死生至微國家政事得失至重臣若顧其至
微而使君有過舉國有闕政生何面目立人朝乎中

書以四方災異欲遣使者廵行郡國公曰此時急務
選賢能任守令刑省斂薄其民自安冷自息使者廵
行郡國徒增擾耳事遂寢省臺議禁園獵坐中有欲
置犯者於極刑公曰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可乎
倡論者猶未已公復言曰刑名各有攸司法當付刑
部議耳其語遂塞公在言路直言不諱然未嘗好名
責直惟恃至誠可以感動奏稿每自焚之為他官則
務持大體不問不言居中書日天子下議發兵討西

南夷臺臣力諫不納公偶侍左右承顧問從容進曰臺臣言是上意自解立朝四十餘年絕跡勢途公餘却掃人事獲造其賔次者如登李膺之門性嗜學好善言動可法羣從中每嚴憚之延祐元年夏四月扈駕上京秋七月二十日將還而薨年五十九家貧幾不能葬上聞而悼之賜鈔二萬五千緡給驛馬送其柩南還以八月某日葬於真定之祖塋公之初薨大司農張晏狀其行既葬翰林學士元明善銘其墓故

凡董之家世閥閱書之已詳然公之勲業其在中書則當大德承平之世其在憲臺則當皇慶更化之日朝廷休明俊乂在列生平學術得諸父命師訓所謂尊主庇民者靡不推行於其間葢有不可一二而枚數者且董氏父子兄弟前則正獻以忠獻為之兄後則清獻以正獻為之父求其立事建功偉然而自視於父兄盛名之列可謂難矣然各守其志並稱於時嗚呼休哉曾祖所贈光禄大夫司徒追封趙國公謚

宣懿祖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與金
兵戰没於陣贈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烈考初贈
光禄大夫大司徒壽國公謚忠貞後追贈上柱國追
封趙國公改謚正獻母顔氏初追封壽國夫人後追
封趙國夫人公娶柴氏先公七年卒追封趙國夫人
公以是年八月十三日歸葬於槀城之九門因槩之
以銘曰惟玉斯貞惟金斯精濟之氷清猗公德成世
曰令人國曰寳臣襲休祖考遺安子孫明戴天日幽

歸壤泉雨不一憾暉乎萬年

忠武王公神道碑　　歐陽玄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居東宮博訪英賢以備宮僚左右元良文學行義皆天下之選其在衛官府推德望無隆忠勤素著者惟公為首稱公諱慶端字正甫姓王氏世為真定槀城人顯考金吾衛上將軍右副都元帥勲德具見神道碑銘公早孤能自樹立諸兄已襲世爵公被府檄司莬庫非所樂也尋署水軍提領

北方有警詔宰相馳驛和林以督餽餉擇水軍長一人從行氷雪萬里行者憚之公懌然請往中統三年敗齊冦於老鸛口以功拜千夫長佩金符至元八年城大都數為霖雨所墮或議甃石運甓為固公言不宜勞民興役遂獻葦城之策所省鉅萬計議加還賞辭焉詔嘉康讓賜白金六鎰王師渡江之歲淮安未下師駐新城遣將分戍請公為之副城中士卒不滿數百老疾居半宋人聞之載攻具為必取之計衆寡

不敵主將死難敵燬門將入公樹栅以禦之撫劍誓衆士皆感激人百其勇先以弱卒列幟城上擊銅為鉦響震原野颺言援兵至躬率鋭卒踰栅禦敵時公疔腫在臂自拔佩刀刃毒裹瘡力戰敵衆敗衂淮水為赤繼而連河浮雲羣盜蜂起公復擊走之屢中流矢不䘏也以功加武節將軍十四年扈從世祖北征凱旋拜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十六年進侍衛軍都指揮使肇建威武營都城之南先是衛兵至京師僑

寓民閭靡有定居公相近郊隙地起廬舍畫井邑規
爲屯田俾安耕鑿爲閱武之堂曰整暇爲蹶張之巽
曰神鋒爲函矢之局曰犀利有倉以足軍儲有局以
備醫疾浚渠通漕以來商賈僦屋取直以佐軍需公
廨列肆偏裨部曲諸衛莫不取法軍士歲時上番其
至如歸迄今人賴其利十九年置詹事院以本職兼
詹事丞威武使歲入豐羨屯峙山積司民政者欲假
粟數萬以佐經費事達裕皇有旨問公公曰兵民一

也寧有彼此之間即日付之玉音勞公真宰相器也
二十三年冬大會藩鎮諸王公典禁衛一夕世祖遣
近侍覘警夜者為公邏卒所邀近侍告以有旨曰吾
屬知有王將軍令孰知其他近侍還報賜貂裘烏貂
裘以旌之二十四年世祖詔伐東方以公宿將練兵
特勅將所部以從是時年踰六十遇敵則披堅執鋭
摧鋒陷陣駐蹕則環車為壘以備非常東敵既除大
駕狩北邊命公將衛兵而南公引臣子之義復從北

征卒與大將俱還而料敵制勝參贊之力居多東宮
自鶴馭上賓總率衛兵膺股肱心膂之託在漢將中
唯公一人聖上御極之初諸王宗室畢會上都公外
總諸部親翊禁御内進言裕聖皇太后謂神器不可
久虛宜促定大策以慰天下之望既而改東宮為隆
福宮詹事院為徽政院行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
行徽政副使兼龍福宮左都威衛使元貞改元進秩
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

密院事仍兼徽政副使左都威衛使嘗以疾在告皇
太后亟遣醫往治公既引年謝事寢疾於牀上遣中
使諭旨王指揮篤實人也宣力既久家無餘財其錫
寶鈔三萬緡為藥餌之資俟其良愈别降恩旨公竟
不起易簀之際戒其子桓曰予荷國恩忝列台司年
登八秩宜無所憾第恨不獲効死邊陲汝當勉輸忠
力無忝爾祖言終而逝實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
公平生事上忠莅官敬總戎有律而以仁信將之出

入行陣與同甘苦威武之建也請於東宫俾醫一人主藥士卒有疾如子弟更相謂曰吾屬處鄉閭守父兄不如是之至也或至物故則歸骨於家北伐之卒長偶遺一骼嚴加督責必獲而後已宋亡有葭孚之屬以事拘京城久不獲免公濟以衣食奏請歸之其廣聖仁類此至元末姦臣未即天誅人皆側目公介然未嘗阿意取容特以丹誠衛社稷結累聖之知尚方玉杖寶箑珠衣玉帶賞賚優渥諸將莫與為比公

素純儉雖位使相自奉泊如也所居僅庇寒暑服御不事華飾至於延賓禮士賙濟困乏資給宗族婚葬則弗計家之有無其立朝行已大節雖服儒服飽經訓者有不逮焉嗚呼賢哉以九年正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大葬藁城先塋之左持樞密院判官張泱所書行狀碣文以識幽隧乃為叙而銘之銘曰太茂維嶽儲精降神篤生王公智勇邁倫禦寇淮壖國爾忘身翊衛天戈載莱殊勲肅事諸閫威武有屯將令申

嚴廩粟阜殷金革之威實濟以仁運賚重光聿劾忠
勤克壯其猷尊主庇民藁城之阡馬鬣有墳勒貝珉
以誄德諒無愧於斯文

大尹宋公功德碑銘　呂　巽

鉅鹿古有漳河源發紫古二山經邯鄲達廣平曲州
迤邐而北至鉅鹿縣東北與葫蘆河相合逮夏越秋
繼以霖雨波濤駕軼浩浩而來鉅鹿北有村曰臘姑
灣其河渠狹窄壅遏水遂從臘姑灣而南泛濫漫流

數十餘寨渰沒民田不可勝概朝廷累差官相視便利疏瀹水勢而所差之官乾沒利欲漫不省視故其害自若至正五年夏六月宋公來尹茲邑公正直方嚴謹慎樂易下車之日首以去邪革姦興學息民為務故濱河之民俱以河害赴告公攜持告民耋相河勢既畢戚然語衆曰民害若茲而不除豈上委任之意哉於是鳩集民夫疏通河勢濬滌淤塞去其齟齬其流既通水勢孔殷而河害悉除噫百年之害而一

朝去之非仁者之用心能若是乎逮至正六年鉅鹿饑荒闕食之家十室八九餓殍相望而朝廷以常平鮮儲和糴是縣公星奔上司訴以民時闕食非敢遏糴上司不許其請公還親詣各鄉諭以上意民感公德俱以已食之粟應之其不支者公以所收俸粟百餘石以充所糴之數公旣割已之有以惠民其肯嗜苞苴以欺其天乎嗚呼今之莅政爲民之害者有之矣其肯除民之害乎語云虐政苦於蝗螟害民者也

令之盜天之有者有之矣其肯割已之有乎語云勸民以自封喻盜天有者也夫廉者士之一善也然澹然無欲者實鮮故鉅鹿耆老韓克宜等感公功德狀其事以請余廼編序其先後以為文仍系之以詩曰功加于民祀典所載我公之功百世而在救民饑寒曰父曰母拯溺亨屯卓閘前古民害既除擊壤而歌民感公德其懷如何我公之德粟食布衣無以報德

樹石刻辭

明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有廟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蓋洪武三年奉勅建每歲春秋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今八十年矣修治不繼日入於敝懼無以稱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如法詔可命工部聚材鳩工撤而新之通州諸衛及所屬州縣各以丁夫給役且命總理

通州諸務都指揮僉事陳信督之命既下文武吏士奉承惟謹材不徵而集工不召而至作正殿翼以兩廂前啟三門旁立廚庫弘麗廣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成惟王以忠信智勇佐太祖渡江削平東南郡縣遂議北征車駕至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為之副天聲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明年平河東入秦元之敗卒復侵通

州王還兵拒之州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既帥師
破開平大俘獲而還至柳河川以疾薨柩歸過通州
州人皆罷市迎哭既去而念之不衰飲食必祭上思
王之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以作也昔漢
桓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將張郃於巴西大破郃
軍以安巴土巴人德之歷千餘年廟食不廢今王以
雄才大畧佐太祖定天下功烈在朝廷利澤在生民
生為上公没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蓋宜也王之廟在

京師尤盛此特其別祠焉耳今天子又新而大之所以承先德而報王功超越百代可知矣乃爲述其事而系以詩曰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仗劍先來同所向無敵摧軍鋒通州亦在破竹中安集還定揚仁風閭閻歌舞靡怨恫旌旗他指甲馬雄絶迹掃影煙塵空大星宵墜感帝衷錫以顯號貽殊功廟食於此罔不恭聖皇繼述棟宇隆神之在位儼儀容調和陰陽斡化工疵癘不作歲屢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大學士石公神道碑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予起廢西征尋召還内閣獲與熊峯石公同事明年丁亥公得謝致仕去又明年戊子而公亡閏十月二十二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諭祭九壇賜謚文隱而葬事則戒有司治之公諱瑤字邦彦姓石氏熊峯其别號也系出真定之藁城其為諸生時年未冠與其兄故太子少保户部尚書致仕東濤公邦秀俱有文學名常以其父憲使公之命來謁余以

文為贄比予出分外憲越九年以公務入京時公已入翰林為檢討予友少師李文正公每謂予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自是予出入中外公未以輩行予視晩乃同官家匆公少予十有二歳予老廢不能久留公負時望大政方屬目焉孰意其遽止於斯嗚呼惜哉公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登進士被簡為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授檢討與修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

九載遷修撰同修孝宗實録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
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己巳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午改北監南京吏部右
侍郎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
院事授庶吉士業庚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事辛巳
擢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今上入嗣大統
會吏部缺尚書廷議首以公名上報可是時輔臣有
不悅公者託詞以請命乃兼學士在内閣專管誥勅

實尊之權也修武宗實録為副總裁官壬午遣祀闕里及東嶽少昊陵既還朝復主癸未會試事甲申奉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乙酉武宗實録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八十兩衣四襲鞍馬一具尋賜玉帶蟒衣丙戌上常御平臺召内閣四臣面諭各賜詩一章於公稱許尤至進恭睿獻皇帝實録加少保宴賜如前以哭異自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有搆飛語詰輔臣者併中傷公遂

建羣下廷鞫之臺諫皆白公無他子三上章為公等力辯之公不自白唯求去疏再上許之既入謝僦民車歸私第自是閉門不出邑人稀識其面而人望益歸重之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代行温清蒸嘗之禮其為翰長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近親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不能

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廵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
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賄成官
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議
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還去前
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録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
法堯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别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
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

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苛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
救時之藥石云其遣祀事竣便道歸藁城以疾請老
上優詔褒答吏部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公不宜許
退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
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再求退不
允有勳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
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畿民大恐公言於
上曰百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為停前命

仍給之民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
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門人或誚其過直
或歎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
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自為文亦稱是
詩歌冲澹沉着成一家言文正公曰邦彥詩詞皆中
規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脫凡近衆所不及博極羣書
而根於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
亭之學者公力詆之曰微考亭吾輩莫適為學非之

亦何所見但好名耳性孝友東濤公没於家疏請歸治喪葬不得比數年言及猶泣下撫其子如子姊氏適周姓者既卒子孤弱不能立公撫之於成待諸弟璀珮瑱友愛備至石氏之先有長卿漢卿才卿者稱長者號三石君高祖永曾祖友智曾祖妣鄭氏繼邢氏祖麟中癸卯舉人為山西臨晉縣教諭祖妣時氏繼徐氏被旌為節婦考諱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山西按察使妣趙氏考以上俱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

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俱累贈一品夫人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繼瞿氏封一品夫人公生成化乙酉得年六十有四墓在邑西南徐村之新阡以辛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襄事公姪東溥公之子中府都事經謂公墓上之石未有書請予書之乃按國子司業林君時所著事狀附以平日所知聞者詮如左系以銘銘曰公也瞿瞿惟義之於衆狥利以趨霞謂我迂我性如石如矢斯棘彼習

為容謂我過激我安我心我心平平其不在我我何歉焉彼容與激孰得孰失而要其終千古一息吁嗟乎熊峯永奠幽室

宋州守楊公墓碑　沈堯中

嘗讀宋史忠義傳自康保裔而下凡二百餘人無所謂楊公棣者及考澶乘而始見之當建炎間公守開德他出金兵至其弟彭年以城降公歸盡殪其守嬰城自保金兵復大至與其弟俱死葬金沙山然而史

不及書豈當時不以聞焉然而猶幸墓在故得入郡乘列官祠春秋兩祀之則公之忠著矣獨訃公盡殪所守金人且恨入骨髓乃瘞而藏之豈金人亦憐其忠耶嗟嗟張雎陽輩名垂天壤廟祀幾徧海内而雎陽不聞有墓今公墓巋如且當孔廟東南有司過而式之卿大夫過而式之博士弟子員聚而式之聞風興起不知其幾且春秋兩祀在孔廟東偏當時建廟若為公而設者此又適然之符也公之名不得紀於

史而猶得志於乘不得聞於朝而猶得享於郡不得與康保裔等同列而卒勝於張睢陽輩之無墓者斯亦竒矣使其如弟之為金人以公為守汶汶之生孰若烈烈之死一時之苟禄孰若百世之血食故公名之不聞時所遺也非不幸也公墓之得存神所相也非幸也第僅僅一丘日漸侵蝕萬一堙没將何以勸余故表而石之俾不朽云

忠孝祠碑　　王世貞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察起再游大名覩其疆邑土風淳美民竭其穀麥桑麻之利奉給縣官退而治其餘以共事家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顧而亡所事於詩書之力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以祠故田侍中弘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葢大名古魏州地而侍中父子嘗為其州刺史節度諸軍者也當肅代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禄山再辱於田承嗣葢至於悦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之山川人民而為魏

之人者亦安於其故而不復知其上之不爲田而爲
李矣侍中以軍心之嚮踞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
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天子始爲之疑繼爲之大悦
而魏之吏士始亦爲之駭繼而爲之俛服𢙣後公卒
全師壓趙境聲王氏抗命之惡再鍛其武卒還復治
青鄆罪獲師道族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提衡其六
州東惡復齊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爲州共二十
有七咸手挈以報天子其有功於唐甚大而仇於趙

及齊魯人甚深用事者闇不晢於幾乘趙之人請帥捐公帥之而又奪其綱紀之僕俾闔門就屠戮以死僕射由苫塊起壘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生而魏吏之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廹於得所欲而緩其報公遂至挾僕射援河北故事以請苟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擇利則必為之姑以應之而庶幾其乘隙伺閒如李少卿所云者乃悉其財帛于士卒上書告天子慟哭於侍中

之靈抽刀剸腹葢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讎而其所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糜然魏人終不敢顯為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羈縻之跡時出其資賦以討拄叛鎮至於宋而天子恩德日以浹又獲牧如冦如韓者拊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葢又至於今而余之所覩美魏俗如嚮云者謂非侍中父子一洗其悖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鄭公謂魏俗固淳美然亦少稚不知以君臣父子之節撕警之

則亦易忘而侍中僕射其節為最著魏既以二公故善其俗其徳之也當無已乃即廢署徹其朽材塗塈而更新之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詞曰旭輪兮太行下明河兮流漳滏而田兮從王悉而軍兮以四匡師不勤兮仇子桓欲報兮狡為阻臣胡避兮殉君子胡惆兮從父曳虹旂兮煇煌弢天弓兮上襄藏而肝兮綠繸之使陽咸兮招筮之重貂兮委蛇從副乘兮後先馳帝大明兮澤汪

瀸將趙魏兮齊文軌神怡怡兮享牲醴毋撫劍兮東
北睨條風兮甘雨惠我民兮以建趙土赤幘兮青衿
靈儵儵兮怳有臨美我俗兮為我禦祲千秋萬歲兮
同此心

畿輔通志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許紹錦

畿輔通志卷一百八

碑

本朝

明東閣大學士范文忠公神道碑　王崇簡

我

聖朝之順治九年憫明末寇陷都城殉君死難幽忠難泯

大節可風褒卹死節諸臣前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

范景文

賜諡文忠建祠予祭錫祭田七十畝嗚呼盛哉我
朝褒忠前代於以勵人臣之節者至隆也後數年范公
女兄之子王生偕及門士李生掇公死節實蹟及出
處之能記者代嗣子為狀謀刻詞於麗牲之石請於
太傅范先生先生間昔稱知公今誰在者猥以予對
予時以病在告先生命仲子太常公過予屬為銘作
公碑噫予豈能知公者哉雖然仰述休命以勵臣節

史臣之職也曷敢辭謹按狀公字夢章別號質公以
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諱桂為曾祖以贈資政
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諱汝河為祖而南寧府知府贈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永年之子也其先自河內
遷吳復有自吳遷齊者明永樂中處士理就粟河間
府之吳橋縣五世而至公曾祖為吳橋人云公母馮
夫人感異而生公四歲能誦詩書七歲隨南寧公廷
試至京師望見貴人車騎竊語云此豈天上人邪南

寧公聞而異之既而以童子試第一人食餼於庠萬曆已酉舉京兆癸丑登進士第授山東東昌府推官律已端寗毫髮之私無自而入嘗署其門曰不受屬不受餽東人稱為二不公旱蝗條便宜十事存活億萬人尤盡心於獄事夜半孤燈熒熒繙閱成案必求其可生不得而後已以治行選吏部恭司主事攝選事當泰昌覃恩錄建言諸臣凡以建儲礦稅糜斥一月盡登啟事尋以假去天啓乙丑起文選司郎中疏

論銓奐侃侃不撓時權璫魏忠賢黨與亂政惡之思有以中公公一日嚙血滿地以亟病歸始南寧公謂人曰吾子其歸矣當不為監閹作奉行吏也及公歸而璫日横周忠介順昌逮北寺誣賍數千公與忠介有夙昔交多方左右冀脫其死而璫數遣邏卒瞷之人憂公禍且不測而公不顧崇禎嗣立即家起太常寺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劾監司郡守之不法者吏治為之肅清亡何京師戒嚴公帥師入衛抵

涿州入守城賴以全在道有以茗進者公舉以酹地曰諸將士從冰雪風霜中赴國難裂吻墮指勺水不得入口予奈何獨啜茗耶將士聞而感泣益奮勵故援兵抵都下者獨公最先遷兵部右侍郎督治通鎮護漕運三歷秋防公數乞歸養甫得請而南寧公捐館矣公以不逮含斂摧毀三年骨立服闋起南京右都御史乙亥流寇蔓延烽火徹江上遷南京兵部尚書簡額兵治樓船葺壁壘以固根本復宿重廬州出

奇英六以壯聲援寇終不敢窺江者公之力也賊多
置奸人窺伺徽人汪君用為之囊槖公廉得並奸人
數輩付之法兵科某貪橫軍民憤激亂且作公列其
狀逮治人情始大安以考績贈三世如公官武陵楊
嗣昌以內閣掌兵部畀寇張獻忠穀城等三縣駐牧
寇造船秣馬勢張甚公偵得其實言寇就撫不可信
與嗣昌忤及嗣昌奪情廷臣以綱常大義爭者多獲
罪公合九卿申論致責問草疏之人公曰疏臣之為

也遂落職先是戊寅公家毀於兵二子先後死乃僑寓南京著書自適往往與賓客賦詩飲酒優游山崖水涘間初若無顯仕者四方名流得識其面退誇於人以為榮迨賊破襄雒犯承天撫局大壞嗣昌懼誅仰藥死廟堂思公言召還故官趨入對即道中遷刑部尚書尋改工部尚書當是時邊警方殷三日五趨召公至入見帝曰不見十餘年何癯也即日受事拮据城守日夜勞瘁疾作從牀褥間為其屬區畫凡又

七閱月備禦搆築有方經費十省八九汴河決名問
於隆道閣卒用公計策底績時公配張夫人卒公陳
妻亡子死之慘賜恤如例並贈公長子貢生玄超營
繕司主事以慰公甲申二月晉東閣大學士公以不
勝任辭帝曰朕知卿久令冠在門庭用卿晚矣時人
才推落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請赦繫臣張國維
郭景昌等公於名對陳國維總理河道有功景昌起
戍所撫楚不遑顧家才氣舉堪策勵徵科臣言臣固

欲奏之帝為並釋繫治者六人公力請傳諭蓋俾恩
出自上且虞傷撓也既而寇氛益逼或請出幸召集
議東閣公曰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知他非敢
議帝顧之泣下曰先生言是也國君死社稷朕豈有
他念哉時大帥請移鎮入援公主其議而復阻於異
說及三月十七日賊薄城下公即直宿閣中十九日
昧爽中官傳諭城軍散亂亟命都察院多遣御史巡
城公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愴惶出走詰之云王

太監隨駕出矣公趨長安街朝房賊騎已紛紛道上家人勸公易服歸寓偵駕為去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安往耶歸寓徒亂人意紿侍者出遂自經侍者覺而解之公怒曰此非為我也因去五顯廟中繕遺疏請恢復遺詩有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澌之句復署紙遺家人云身為大臣不能殺賊雪恥死有餘恨遺奏聊見孤臣一片血誠盖以駕出必幸金陵悮於宫人之言也家人環泣公曰今日之事皆謀國者刻深

剝削致此四十日輔臣不能挽救惟一死以報君恩傳之後世誤國家者非我也吁一人𣗳至演象所望拜闕庭先壠屬曰翌辰收我遂投雙塔寺傍井中死四日始克斂顏色如生賊至公寓蕭然無所得歎曰范閣老槖中略無長物真清宰相矣禁勿得輒入其門嗚呼如公大節卓然可謂秉德不回從容就義矣考其生平出處光偉乃更如此若其行修於内德孚於衆有不能更僕而盡者皆畧而不書嗟夫明三百

年輔臣之賢不肖不可縷指及其亡也死難者惟公一人其以維持一代之綱常綦重矣此我
聖朝所以褒嘉而不遺也公生於萬歷丁亥十月三十日至盡節得年五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祖墓之兆公為文本義理詩清逸有晉魏風所著開心札記餐冰齋詩味玄堂疏稿南樞志諸書藏於家公昔顯貴予雖嚮往而媿於無因憶癸未之夏鄉人有相搆者皆與予善而人莫敢近公寄言曰惟子可解此

紛幸而得當及予釋褐始識公面公固知予余豈能知公哉惟論次其大者繫之以銘銘曰

烈烈范公皎日嚴風殉君死難

綸褒其忠肇錫嘉名千古之榮祭田是賚春盎秋皦持己維端氷清玉寒無矯無詖求心攸安治官奕奕於時睽茲文武為憲政有名迹石膽鐵腸萬夫之望宛若儒生鬚眉秀長有一事賢猶數世傳矧斯大節匪億萬年豐碣曠野輪蹄過者孰為頫熱孰為泣下

明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墓碑　李霨

上御極十有六載德澤普洽民物康和文恬武熙內外寧謐爰以農隙舉巡狩之禮時維仲冬

駕發南苑越信宿

駐蹕玉泉之麓以道出昌平有明諸陵在焉

特降德音遣使致祭豫飭有司蕆事初

上念明崇禎帝勵精遘亂亡國非辜業為建碑陵寢迨

車駕蒞止營於昌平之北即日

幸其地瞻眺致敬為感惻者久之顧見陵側有邱巋然為
明故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墓葢殉崇禎帝於萬
歲山者也
上憫其忠義隨
命扈從學士臣麻勒吉酹酒於其前洎旋行在復
敕臣霨撰述其事碑於墓道臣聞維皇降衷五常之性不
擇人而具故運有盛衰而氣無厚薄當其盛也則有
攀鱗附翼者若雨人來勢奮庸以著一代開基之烈

當其衰也則有仗節赴義者若而人見危授命以酬
祖宗養士之恩盖倫常之重不可一日亡於天下必
有負荷之者而後人心不死然而捨生取義之事難
言之矣疑畏牽於中禍患怵於外理欲之幾間不容
髮故曰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非死之難處死
之為難也粤稽往古節烈之士昭然方策者類皆戴
繼垂纓析圭儋爵膺軍國之重寄負當世之盛名不
幸變起倉卒非一死不足謝責乃疾風勁草猶未敢

云數數見也至於中官之設任不踰掖庭之近職不越侍從之恆雖云食祿王朝而士君子所以責望之者則與外臣有間故載籍所傳中官之賢者公忠勤恪如巷伯管蘇呂强張承業之流代不乏人而獨無以殉節著者誠不敢過求之耳在昔崇禎甲申之變大盜煽亂海宇土崩崇禎帝孤立於上封疆大吏望風而靡在廷之臣怡堂罔覺及賊薄都城陷不旋踵帝執國君死社稷之義赴萬歲山上賓舉朝文武獸

鷙魚淰犇迫途窮惟承恩分屬親臣情深戀主當社

傾維裂白刃切膚之際而近侍之職跬步不捨自經

帝側視死如歸一時外廷臣子慷慨捐軀者雖有其

人而宮闈勢隔弗遂號弓以視承恩從容得所蓋有

憾焉其他或屈膝賊庭殞身搒掠而詭云死難或傾

家納賂苴贖餘生而卒以不免一死同也其於承恩

奚翅薰蕕之異哉嗚呼中官殉國推為千古一人洵

無愧矣明末死節諸臣久荷

皇上賜諡追褒獨承恩雖蒙賜定幽光尚鬱乃兹值

鑾輿親幸睠顧垂慈既

命侍臣奠以清醑復令墓道表以貞珉慰忠魂而樹風教

九原有知承恩必頫首感泣以承矣雖然承恩節固

奇偉非遇我

皇上如天之度浩蕩之恩則亦世遠跡湮草木同腐是其

生前之建立既難而身後遭逢尤為不易誠賢者之

希遘也抑臣竊見從來寛仁之主加惠勝國者未有

如我

皇上之殷且厚也弓劍所藏輿感曠世方

勅宗伯薦以馨香旋

命司空葺其傾圮樵蘇永禁守護加嚴憫英君厄運之相

值而因以及其從死之臣

天語諄諄俾獲不朽深仁厚澤有加無已唐虞三代以還

頌揚君德者莫能髣髴萬一臣承之邑

蹕載筆是司被

命屬詞欣悚交集不敢以蕪陋諉敬述梗概昭往代之忠貞紀

熙朝之盛事用告來者俾有所瞻式興起以仰副我

皇上勸忠之至意云

重修顓頊廟碑　李蔚

邑之有顓頊廟也自前令孔侯承先始也初侯履行舊治城東覩所謂顓頊帝陵者巋然榛莽中懼其久而湮也遂伐石以表之因立廟於今治之𨔼化關外

蓋自前戊子歲迄今垂百年矣日月滋久兵燹存更覺桷陊剝丹堊黷昧摧圮將及不蔽風雨余從子珩怵然傷之間以語余失今弗葺後將一墜而難復也余因屬令首倡以告里之士大夫咸踴躍從事珩乃醵資庀材身任其瘁始於康熙七年三月閲八年四月訖功撤故易腐嚴嚴翼翼往蹟炳燿瞻眺一新邦人樂觀厥成也走京師謁余一言記於麗牲之石余按地志邑以高河之陽得名帝顓頊初封於此故號

高陽氏然考之史稱帝生於弱水則禹貢之梁州其都於帝丘則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者是也邑相去遠者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其初國於高陽者何也帝之父昌意為黄帝元子既不得立史亦不詳所封帝則如後代所稱樹子母乃以疏通靜淵之材年少佐理故膺選建為藩屏如周之魯衛漢之燕代齊趙而其後遂入繼大統者耶書曰奠高山大川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盖恒水東流合滱至於瀛由邑入易水

其故道然也周禮職方氏之掌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沲嘔夷其浸淶易然則邑故負山襟河川原滙環風氣宣達而威紆帝以藩國發祥入踐天位豈偶也哉夫然曷為而改都也金天氏都曲阜帝丘其畿内地帝既嗣服繼統則舍故封而就帝丘亦其勢宜然也又考帝崩葬濮陽濮陽即帝丘陵墓祀典皆在焉又今邑東之有帝陵何也夫帝既都帝丘則殁而葬也自不當在舊都豈當有國之日

或其妃御支庶之屬死葬其處而世遠傳訛遂指為帝墓也耶抑帝雖建統東都而猶念舊封之山川風物以及父老子弟間嘗車駕從東來燕息流連於此以為吾百歲後魂魄猶思故都乃像為墓宮以當棲神者耶即不然帝子孫衆多昆吾豕韋秦趙之間皆有之安知不有在邑而若後世為衣冠之葬以親其先王者耶是皆不可知不可知則姑置焉可也而至於廟則邑人所以思帝明德之遠而不可以或弛者

按西漢永光以前祖宗廟在郡國合一百六十餘所而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已有原廟之意邑之有廟蓋亦竊取斯義而非僭也雖然余用是進與邑人共勉之也詩那之章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思齊之章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言先民之作所以善後世也予邑在并冀之間其俗敦禮讓稱先王士無僞行下無淫巧相親相愛而無離異也非帝之作焉而貽之者乎今者新其廟貌崇其祀饗當益致其懿

益致其信祇法乎帝之所以養材任地治氣教化之道以進其俗於隆古斯得矣苟徒事乎修舊觀循往跡歲時選牲為酒拜庭跪起與浮屠道士之宫比侈而已其與夫弛且墜者何異哉余既序次其顛末因辨核其疑端以俟後起之博洽者藉以為考據云其棟宇之制土木之資以暨捐輸者之姓名爵里則詳列碑隂不具綴

宋曹氏墓碑　　陸隴其

靈壽人物著於史策者莫如燕昌國君樂毅宋濟陽武惠王曹彬其功業烜赫固不待言至如昌國報燕惠王書云君子交絶不出惡聲武惠平南唐歸奏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恐不伐雖儒者白首居敬窮理之功有未能到是者是豈尋常將師所能企其萬一哉余謂兩賢天資固不同當日必有得於師友講論薫陶之益惜其淵源不可考矣及承乏兹土得盤桓於二公桑梓之地不勝高山景行之思

閭嘗問其遺老冀得其遺跡而昌國君墳墓里居已無復有知之者獨縣北朱樂村南相傳有曹氏塚未知其為武惠歟抑武惠之上世若子孫歟寧晉亦有曹氏墓與此孰先孰後皆不可知余親造朱樂村徘徊其域則蕭然一平衍漫無邱隴計地廣二十步縱二十二步東去松水百五步南去朱樂村百四十步片石偶立者四皆刻其上竅其中意必瑩坊夾柱之石而規制粗陋似非勲戚家所用疑是後人表識

之物葢曹氏當靖康之末子孫多從高宗南渡無復在北者又歷經金元用兵之際故至今纔七百年而若存若泯至於斯歟抑當時武惠謙恭不伐其規制本不甚宏壯故易就湮没歟余以語傅君維櫄曰武惠之跡在靈壽者僅此一塊土豈可使當吾世而湮没耶傅君曰吾邑西阜安村有韓太保墓者無碑志可稽無封樹可識特元末東平趙哲有韓太保墓碑數百年來遂指為韓忠獻億不知韓氏雍邱之後果

還葬靈壽耶或其先世贈官有至太保者耶忠獻弟六子縝以太子太保致仕或令縝留守祖墓不隨遷者耶前人好附會而後人輕信聽未可知也今曹氏墓亦在疑信離合之間弗傳疑焉懼又如韓氏傳君斯言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也余既不忍武恵之泯於兹土而又嘉傅君之能慎遂并記之於石云

保陽學政公署碑　乾隆四年二月　鎸　倪象愷

保陽去京師三百二十里冠冕直省之百八十一郡

凡王政所關有司宜隨時興作使合制度示天下觀
瞻提督學政公署先於康熙三十六年從自易州始
則因陋就簡繼則頹塌傾敗蓋四十年矣殆非所以
隆體統育人才崇學校也乙卯季夏余守是邦思有
以新之者而未獲請丙辰冬幾燬於火戊午秋復圮
於水學使者時將按試於是方伯莒水張公轉請於
前制府彭城李公今制府晉陽孫公共謀動帑鳩工
而庀材焉按其舊制擴以新規中堂五楹則因乎舊

堂前兩廂增三十三間為六十六間龍門東西各增五間此則文武諸生揖讓進退含英咀華之所也堂後有軒軒後有寢十有五間曰惟改作則學使者臧否人物甲乙文章之地也寢之左為間十三右亦如之因舊為新則廚爨之丁夫供事之書役所鍵閉偏鑰之處也儀門三間前為頭門如其數而加高大焉門左右為官廳為吏舍為鼓亭增舊之十二為二十有四平西偏隙地為射圃治八椽於其後為馬廐或

因或創凡為閒大小百六十有二至周圍內牆則用
挑而尾封其上外牆則用築而棘覆其巔高均丈而
加三長則為丈四百六十門以外石獅旗杆照壁森
然成列門以內公私所須之棹凳屏盂燈檠筐筥錡
釜銅錫磁漆飲食服用之器為數繁雜別登簿冊任
吏專掌俾可持久計用木大小三千五百六尾二十
二萬二千磚一十九萬六千土坯十二萬九千計役
木工土工及搬運各工二萬八千五百舊存料物新

製灰石及雜物雜役不在此數價稱乎物直程其功凡縻帑金三千九百有奇其時領帑備物無冐無遺則清苑縣知縣徐時作早夜督察餼廩稱事前則試用州判熊繹祖州同陳上朋繼則試用州同王士瀚州判徐世彬肇工於九月朔越十有一月二十四日功成兹役也員吏匠役趨事赴功興作以時制度峻整於是保陽之提督學政公署可以冠冕直省之百八十一郡矣乃肅所屬之文武生童以落之而并記

之石

保陽學政公署落成碑　乾隆四年二月　錢陳羣

自方伯連帥以至一命下吏凡有教養訓練之責者莫不有廨廨以居官官以視事居之所庀事之所集也其始以公物瓶建其後則各葺其居以集厥事無分營亦無他諉前後更替守之俾勿壞猶易易耳學校公署則不然以直隸言之為府十十其署為州五五其署而八旗洎京兆所隸不與焉使者巡行所至歲

必一周席不暇煖既無餘力徧為新之守土之官間以時鳩工飭材因陋就簡僅蔽風雨每遇秋霖積雪甚至頹敗不測者丙辰春余奉

命留任衡文首按保陽見屋宇傾圮聽事後軒欂櫨欹側篝燈視事風入牕牖聲淅淅然瓦腐椽蛀落棐几間心每悸也未數日夜中大雨倒屋三楹冊籍盡為所壓胥役以避漏移止他所僅以身免明日太守蜀郡倪君過余為之愀然且曰吾日夜念此當為新之既

余以私艱歸里又三年服闋還朝復膺視學之
命則倪君已乗間力言於方伯張公轉請於前制府彭城
李公令制府尚書孫公支公帑鳩工畀者培之闇者
敞之隘者拓之少者益之易危而安舍舊而新煥然
改觀矣乃集保陽所屬及易州所轄文武生童二萬
餘人而命之曰美哉輪奐洵可觀瞻海內
皇上右文愛士爾幸生首善近地倡始風教宜各自奮勵
為天下程式其視此矣余雖不敏顧日孳孳焉與爾

等共勉之耳惟是倪君領劇郡贊理學政其餘事也而經營區畫盡善乃爾其功之沾溉士林者閱歲時久遠且不可澌滅矧余共事兹土身受其益可不紀其績以傳於後至工直數目堂構規橅襄事各官如知清苑縣事徐君時作等姓氏詳倪君記中兹不備載云

重修廣濟橋碑記　　陳儀子翽

有橋於新橋之東者其名廣濟其長如干步其徑七其

高如干尺其廣如干丈其成以五月朔日其董是工者安州賀生昌祖其往來巡工者清苑李丞𡶶經其始而觀其成則守保定倪使君也新橋在安州西二十餘里跨府河以濟行人東安州西清苑南高陽任邱北新安容城往來皆取道焉而府河挾一畝雞距諸泉滙祁蒲曲逆之流每夏秋雨集溢岸騰湧而來新橋之下不能容也則旁齧横奔而道爲之絶於是民又橋焉東曰普濟西則廣濟盖以濟新橋之不勝

濟普而廣之云耳二濟之中廣濟最衝則最先圮賀生昌祖以父志葺而復之僅三經去夏水大至則又圮使君賑所部過之曰此不修二橋為無用矣行者病居者亦病有憊於旁者曰唯然前之圮也或涉而溺焉有携孫赴墊俱歿于是三日浮出孫猶抱其頸未釋也吾父慼焉誓復之未及而疲囑予為之予與二三父老勉為之今復以水毁令不能矣詢其名則賀生昌祖也使君曰重勉之予助女於是出俸金為

之先且曰橋不勝水卑且狹而基不固也堅而底之抗而崇之延而長之庶其可於是命李丞喻居人以復橋便宜狀衆情大洽於是買効其資工効其技農効其力不兩月而橋成加其舊三之二焉偃之虹如仰之月如雖有淫潦勿可毁也已於是刑牲徵伶祝橋神而落之於是賀生昌祖介張天池侍御而來言於余曰此倪使君之賜也請書之石以勸來者予謂之曰凡人之能於其事者必有餘於是事者也人之

克舉其官者必有餘於是官者也夫以一人而察十七邑賑貸之當否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思不給慮僕僕往來猶濫且遺是惧而遑問一橋乎哉今使君所至吏革其偽民獻其情井閭之間求得心思耳目欲給而閒閒然若無所事因以其暇考山川釐疆域蒸孝秀浴耄耆旌隱節懲姦慝章教訓俗興廢舉墜無不於是行也得之一橋何有而以為使君功乎侍御曰乘輿以濟孟子譏之川無橋梁單伯傷之於其

細可以見其大此橋之修固使君之餘也獨不足徵使君之餘於事且餘於官乎哉予曰然遂為之記

種栢說乾隆四年三月

倪象愷

栢與松比節而材適用則過之學政署後隙地及東西兩墻間人跡不到督縣督劉名久覓業槖駝術者於乾隆四年已未三月朔至望植栢二百六十一本不踈不密栽培灌溉强幹弱枝期於接葉連蔭干霄蔽日當夫棟朽梁蛀之候想即勝任愉快之秋

國家養士待用視茲栢矣非旦晚事也勒歲月株數於
壁俾後之陸續儲養以至成材而大其用者有所考
焉署前列槐四顆

修保定府治記　倪象愷

乾隆四年己未六月辛未府治公廨歲久將壓因謀
拆卸詳動公帑庀材鳩工員吏率作以至落成則時
維九月粤攷茲堂之作則明正德十四年己卯亦成
以九月明守張元電資中人也由監察御史守是邦

其所以甘棠吾保者事載志乘而茲堂則實始新之并樹槐栢百本猶有存者今二百十五年矣予籍咸遠資中叱鄰自臺灣道罷職而來五年於茲其所以宣德達情教養士民者未知何似而茲堂之新則適與之符何人地時事相值若斯之巧也爲補槐之枯者五栢之缺者二十爲政在人時至事起安知二百十五年後不又有從而新之補之以鞏固郡治於無疆者乎聊記以俟之

畿輔通志卷一百八